

乐活人生

遗传



闲乘月

和妻子一起陪岳母散步。因为接了一个电话,落后了几步。我看到80多岁的岳母腰背挺直,腿脚很有劲。还注意到她走路的姿势居然和妻子的几个舅舅一模一样。后来,向妻子感慨:“真是典型的杨家姿势啊。”妻子哈哈笑了:“是的,遗传基因太神奇了,其实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屈指可数,可还是有很多相同之处,一眼就能看出是一家人。”她又接着说道:“你也和婆婆很像啊,那次看你远远走过来,只看走路姿势完全就是婆婆的翻版嘛。”

想到朋友的儿子。他们夫妻长期异地,儿子几乎由母亲一人带大,却越长越像父亲,除了外貌、性格外,连走路姿势、说话神情、笑起来的样子都像一个模子出来的。儿子母亲经常开玩笑说,白白辛苦养了一个儿子,竟然没有一点地方像自己。的确神奇。

行行摄摄

金狮蹭车



幽默之余

去一家酒店参加婚礼,被店门口的一尊金狮所吸引。看门的狮子见多了,可表情如此萌的狮子还是第一次看到,就像看到了表情包,心情特别愉悦。酒店有喜连金狮都乐了,更有趣的是,金狮底座被一辆轿车遮挡,金狮仿佛站在车顶,更彰显出它的活泼可爱。

由此可见,观赏事物站的角度不同,得到的结论也不同。

微微一笑
很倾城

眼下是微友“醉清风”
大姐的花园最美的时光,香

雪兰、郁金香、洋水仙、雪片莲、铁线莲等各种各样的花儿竞相开放,每天都吸引好多人前来观赏拍照。听到大家的赞叹声,大姐也心花怒放、笑逐颜开。

今天一大早,大姐提篮



来到花园,剪回一篮鲜花,这些花被她插在花瓶里,让人感觉她把花园搬回了家。大姐说,插花可以让花之美更加鲜明、花之香更加馥郁,但凡你有心,一瓶清水也可以供养出一份灿烂的心情。

摧花“辣手”



画

年初,我买了一盆可爱的多肉植物,名字非常吉祥喜庆,叫作:钱串子。

肉嘟嘟的叶片像一串串的铜钱,顶部粉粉的,花语是:腰缠万贯。

钱串子耐干旱,不矫情,冬天20天浇一次水,春季一周浇一次即可,很适合我这样的懒人养护。白色的花盆上还贴了一个红色“福”字,怎么看都是好的。

给钱串子拍了几张图片,发给了闺蜜叶子。叶子说她养过几次多肉植物,但



都没有养好。

我以前很少养花,这是我第一次养多肉,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养好呢?

我很尽心地按照规定的时间给钱串子浇水,查询到它喜欢充足的光照,有阳

光的日子,我就把它从房间拿到阳台上晒会儿太阳。

3个月时间过去了,钱串子长得很缓慢,似乎没怎么长高,尖顶的粉红色倒是慢慢褪色了,颜值已不比当初。不过,令我欣慰的是,它还活着,12串“铜钱”,一串不少。

昨天,阳光灿烂,照例,我又把钱串子拿到了阳台。没想到,这次我家调皮的猫大人竟趁我不注意,咬下了一串“铜钱”,还把其他几串弄得摇摇欲坠,可能它觉得肉嘟嘟的钱串子很好吃。我原本以为没有养花经验的自己会是摧花辣手,我哪里会想到最后“辣手”的竟是猫爪啊。

田园诗



吉檀阿珂

玫瑰始终不开,雨水始终不来。

去年秋末种下的蚕豆,破土而出后长势凶猛,邻居大妈又跑来神神叨叨地预言:“种得太密了,切(吃)不着的,切(吃)不着的……”

太密就太密,太密有很容易解决的办法,为什么非得要加上后面那几句“切不着”?我很不高兴。我讨厌太会说话的人,那让我觉得

虚伪,听了浑身起鸡皮疙瘩;但我同样不喜欢这种莫名其妙的断言——大娘上一次用同样的方式断言的是我的土豆,我置之不理,最后果然如她所说,一粒土豆也没收获。所以,我一边很不高兴,一边还是忍痛从地里疏掉了三分之一的蚕豆苗。

此刻,炽热的夕阳西斜,仍嫌太密的蚕豆株和夹杂其间的豌豆株已经开始挂上零星的果实,金色的余光映着这一块巴掌大的后院,看上去也恍然有一种田园诗的错觉。

中国人但凡有一口气,

是一寸地也不能放过的,所以“田园将芜胡不归”,代表的并不仅仅是一种诗意的惆怅,其实是与生命紧密相连的,荒芜的田园背后就是潜在的死去。

然后是时间。等明明不存在的雨带走春天,等花朵盛开再老去,等果实渐渐丰满变成盘中餐,等无妄之灾的噪声停止。世界并不公平,你若有那么一丝软肋,命运就一定会有抓住你软肋的一天,只有时间是最公平的,它一视同仁、冷酷到底,绝不会只拿你的软肋来折磨你。

生活
百味

打瞌睡的“学生”

建筑师61319.
郭俊

母亲87岁。因为上一个保姆迷上了抖音,以为主播喜欢上了70岁的自己而不能自拔,所以老太太白天痴睡,她也不管,只顾自己刷抖音。于是,母亲养成了白天多睡、晚上少睡的坏习惯。

换了个保姆,这保姆和母亲商量好,白天只睡个小午觉,然后晚上10点睡,早上8点必须起床。这个规定还真有效果,老太太晚上睡觉,也不用吃安定片了。但因为坏习惯的作用以及老了缺少自控,母亲上午看电视剧的时候,坐在凳子上打起了瞌睡。

我跟母亲说,你现在就像个不好好念书的学生,人家听课,你打瞌睡。母亲听了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甘做保姆



龙水

周日,在崇明打拼的朋友来这儿聊起了家常。

几年前,他的父亲去世后,老母亲不愿意跟他去生活,独自留在家里。去年,朋友请了老家附近、平时跟母亲聊得来的一位大婶来照料,月薪3000元。虽说是保姆,但两人亲如姐妹。老母亲烧得一手好菜,一日三餐总是抢着动手,变着花样和大婶一起分享。因闲得无聊,大婶遂趁母亲午睡的工夫外出打牌。打牌结束,刚到傍晚,母亲就将热腾腾的饭菜端上了桌,等着大婶一起来吃。时间一长,有人说:“主次颠倒了,主人做起了保姆。”还有人说:“这户人家钱多,白白养了一个人。”对于这些闲言碎语,朋友总是一笑了之:“只要母亲身体健康、活得开心,甘做保姆,又有何妨?”

本版投稿方式:

邮箱jhwbpypq@163.com 或扫二维码(如下)。
投稿时请附上微信名、头像
图片和通联方式。

